

雨中棣花

贺绪林

近日，跟随陕西省残疾人作家代表团去商洛采风。去商洛采风，棣花古镇不能不去，那可是贾平凹先生的故里啊！

商洛市残联理事长房立学先生全程陪同。交谈中深感房理事长知识渊博、文学素养深厚，文学无用之大用的特点在他身上彰显无余，譬如对我们此行采风活动安排得周到细致，非常人性化，且事必躬亲，无微不至，言行中处处流露出对残障群体的关爱，这既是工作的需要，也是出自内心深处的情怀。

我代表大家向房理事长提出去棣花的要求，希望能满足。他笑呵呵地说：“我们早有安排，明天就去。”

“天气预报说明天有中雨，不知能不能成行。”我很是担心。

他笑道：“我组织过不少活动，还从没下过雨。”

翌日早起，却下起了雨，且是中雨，但未能阻止我们去棣花的行程。我还是担心路不好走，我们这一群好几位都坐着轮椅。房理事长说，棣花景区都有无障碍通行道，不用担心。

车到棣花，雨势未减，但房理事长早已安排好，甫一下车，就有一群年轻的志愿者上前来帮助我们。果然如房理事长所说，虽说道路曲折蜿蜒，但都有无障碍通行道，且有丹凤县残联理事长王立新先生亲自带路，畅通无阻。

来到宋金街，扑面而来的不仅是风雨带来的薄凉，更多的是尘封已久的秦、楚、宋、金文化，让人们充分体味到历史与文化、生态与自然、民风与民俗、秦风与楚韵水乳相融、相映生辉的古镇风情。

几年前，我来过一次，对棣花古镇有一些了解。据史料记载，金国侵略南宋，兵至棣花古镇时，遇到南宋将士奋力抵抗，久战不分胜负，只好谈判议和，双方以棣花街中轴为界，这便是后来的宋金街。宋金街的街道东边是平砖铺就，西边则是立砖铺成，东是南宋，西是金国，泾渭分明，一目了然。

穿过宋金街，王立新先生带着我们来到贾平凹文学馆，没料到文学馆正在施工改造，不得而入。房理事长说可以到贾家老宅看看。于是，一行人穿过小巷来到贾家老宅。

贾家老宅是个四合院，有上房、厢房、厨房等屋。这些并不是平凹先生原生态房屋，而是在老宅地基上新修的，但保持着商洛普通农家院落风格。“丑石”还在，但不见了那棵梨树。遗憾还是有的。

别贾家老宅，来到二郎庙。

踏进二郎庙院子，呈现在眼前的是两种建筑风格的庙宇，中间以一根石柱为界，西边是二郎庙，东边是关帝庙。二郎庙修建于金大安三年，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，是陕西省现存的一座金代建筑。由于金代历史短暂，遗

存下来的文物古迹很少，它也是全国仅存的三座金代庙宇之一，堪称金代建筑艺术的活化石。

导游介绍：“二郎庙原来供奉的是‘二郎神’李二郎，他是秦朝李冰的次子，因为治水有功而传颂于后世。到了明、清时期，受《封神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劈山救母》等作品影响，改李二郎为杨二郎杨戬。二郎庙是砖木结构的，庙顶为歇山转角式，顶部有五脊四坡，用五彩琉璃瓦覆面，廊檐斗拱呈牙头形，代表了金人好战的性格。而位于东边的关帝庙，建于清乾隆十八年，是仿二郎庙造型而建的，兼有唐代的建筑风格。与二郎庙所不同的是，其正脊所雕刻的二龙戏珠，用翠绿色琉璃瓦覆顶，拱斗呈象鼻子形或马蹄形，工艺显得比较精细，体现了唐代的建筑风格。在两庙中间立的这一根石柱，就是当年金、宋两国的界碑。右侧为南宋国，左侧为大金国。”

我凝望着界碑，界碑无声，默默地诉说着千年前的风云故事……

随后去清风街。这条街原是棣花古街，是商於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，伟岸的牌楼屹立路口，上嵌贾平凹亲书“清风街”三个大字。古道从街中穿过，街的东头就是知名的棣花驿。历史上这儿曾是水旱码头，车水马龙，十分的繁华。贾平凹先生的《秦腔》就是以这儿为创作原型的，而清

街也正因《秦腔》而出名。

此时此刻，风雨中的清风街冷冷清清，少了喧嚣，多了几分幽静。徜徉在街头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过了清风街，只见二龙桥横卧在荷塘碧波之上，恬然安详。此处原有两泉——庵泉和寺泉。两股泉水像两条长龙，流经一桥，故称“二龙拱一桥”，为古代政商车马必经之路。站在二龙桥上，天水淅淅沥沥，虽已初夏，但没有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诗意，却更有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的韵味。放眼望去，整个小镇笼罩在烟雨中；往远看，雨涤万山秀，满目尽苍翠；再眺望，雨烟在山腰缠绕，山在虚无缥缈中。回望清风街，麻石铺道，店铺林立；环目四顾，木桥找廊，曲径清荷；不是江南，胜似江南。

好美的！好美的！

雨天本是留客天，可还得走。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

告别古镇时，大雨如注，风雨中的棣花愈显显得青翠锦绣。



心门

陈敏

十年前，我在莞城的一家精神病院做护工。

施先生是我接手的第一号病人。据了解，这位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患者来自省城一所重点大学，难怪他被称为“先生”，连名字都被省了去。毫无疑问，施先生一定是个阅历深、有学问，又有影响力的学者。

可看上去温文尔雅的施先生却有很强的暴力倾向，在我接管之前，据说好几个护工都被他撵跑了：一位年轻的女护工被他骂作“破鞋”，愤然离去；还有个男护工竟然被他打了一顿，陪护他的人不是被骂就是被揍，谁还敢去照看他呢。

听闻这些事后，我紧张得冒出了一身冷汗，生怕自己也遭受同样的命运，心里直打退堂鼓，可转眼又一想，这位施先生被列入特殊患者人群，看护费高，反正为了赚钱，就耐着性子接受了。

我发现被囚禁在角落里的施先生非常孤单，他特别厌烦封锁他的那扇黑色的铁门，尤其喜欢外出，只要带他出门，他就显得异常愉快。

平日里，他喜欢坐在草地上或树荫下，嘴里叨一根狗尾巴草或一片树叶，抬着脑袋，眼睛痴痴地望着一朵云或一只鸟。我也陪他坐着，彼此都不言语，直到晚风吹过来，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再将他带回去。他对这样的生活和环境还算满意，没有生出任何逃离之心。

施先生属于双向精神障碍病人，医生建议护工多注意患者心态，可在恰当的时候陪伴其出去游玩，放松心情。于是，在他双眉紧蹙，忧心忡忡，快要发火的当儿，只要说带他出门，他即刻笑容可掬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，有时像小孩一样手舞足蹈，嘴巴里叽里咕噜，说些我听不懂的语言。

难怪他以前那么暴躁，曾经看护他的那些护工多半不负责任，也不友好，他们只负责看守，不仅不去搭理他，甚至把他当成罪犯一样去监管。

照顾这样的特殊患者最重要的是多跟他沟通，想办法让他心情愉悦，纾解压力。

不久，我从旧货市场购来了一辆便宜的二手车，没事就带他出去散心，晚上陪他坐在草地上看星星。

那个时候，我的车里还没有GPS，出门得靠地图。一张很大的地图折起来就像一本书那么厚。驾车出门得翻看地图才能找到来回的路。结果有一次，我带他去很远的一个风景区，出门有点匆忙，车开到半道才发现忘了带地图。

“坏了，忘带地图了，咱们得返回去拿地图。”我对一旁的施先生说。

“没关系了，不用取，我给你指路！”施先生说。我简直懵了，说：“这么大的城，不看地图怎么找得着路？”他说：“你放心，我给你找红绿灯最少的路线，咱们走捷径。”他一路指道，然后，又原路指了回来。回来后，我就问：“你是怎么知道路线的？”他说：“莞城的地图就在我脑子里。”他用手敲着自己的脑袋，说：“我上次看了一遍你的地图，就记住了！”

“天啊，只看了一遍，你就记住了！我看一百遍也记不住！”我惊讶地喊了句。

这哥们简直就是个奇才嘛！

他老是用自言自语，一个人跟自己对话，说得不清不楚；有时我听懂了，好像是在讲英文、日文、带卷舌音的俄文，但大多数情况下，我真听不懂他讲的是哪国语言，结果有一次，我们一坐下，那哥们又开始自言自语，之后，又用不同的语言跟我说话，我答不上来，一时急切，就唤来了院里的一位老员工。我问老员工知不知道这位施先生在讲什么，老员工说：“这位先生可不一样，他会讲七国语言呢，平时一个字都不讲，遇见他认为合适的人就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，他这是喜欢你，所以就换着语言跟你说话哩，他是我几十年里见过的智商最高的疯子！”

多么牛的人呀！我对他的佩服变成了敬慕。医生说，这类病人心里垃圾太多，唯一的方式是通过说话将垃圾排出去，他这样无休止地说话，对他康复大有裨益。

才华对施先生真是一种残忍啊！

在我和施先生友好相处了半年之后，我换了另外一份工作，因为施先生出院了。

我至今都不敢向任何一个知情人打听施先生的事情，或许他已经彻底康复，重新站在了大学的讲台上，或许……但我一直怀念他，怀念和他一起度过的那段难忘时光。

商洛山

(总第2450期)
刊头摄影 杨鑫



开在心里的花朵

丹影

槐花

吃过晚饭，踏着夕阳的余晖，走进丹江江边的槐树林，扑鼻的花香勾起了我的回忆。

高中毕业前夕，每天清早，我要去丹江边的槐树林里背单词。那天我来到槐树林，突然被狗吠声拦住了，只见不远处有一长行木箱，密密的蜂儿正在飞上飞下，发出了嗡嗡声，堤下的树林里有一间低矮的帐篷房，那条狂吠不已的狼狗戴着链子冲向堤上，正好挡住了我的去路。正着急时，一个女孩挡住了狼狗，大声说，没事的，你过吧。我三步并作两步走了过去，在一水泥墩上坐下来背起了单词，背着背着，总觉得树林里有双眼睛在瞅我，搅得我无法宁静。我抬眼向那边望去，女孩正在往这边瞅，目光撞在了一起，心跳似乎加快了许多。等我恢复平静，再去瞅她时，木箱的那头却传来呼喊声，女孩像花一样飘向树林的另一边。这一飘，让我的心跳加快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望着满树的槐花发呆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一片花瓣落在了我的脖子上。我刚一抬头，却见她站在我面前，我局促不安，不知说什么，她却先开了口，大哥是复习功课吧？我机械地应了一声，她又问今年是不是参加高考，我应了一声，她接着说，大哥真幸福，能读这么长时间的书。看着她羡慕的眼神，我问，你读了多长时间的书？她苦笑了一下，叹了口气才说，放蜂人四海为家，哪有条件读书，

只上了两年学就跟父母出来漂泊，一年四季，哪里有花往哪里赶。刚说完，那边又传来了喊声，她要过去了。临走时，她问我能不能借她几本故事书？没问题，我满口答应了下来。

从河边回来后，就把自己的故事书搜集起来，准备第二天去河边时送给她。没想到连续下了两天雨，等第三天我带着书来到河堤上，没有了狗吠声，更没有寻到她的踪影，只有几只游蜂在耳边嗡嗡地叫着，树上已没了槐花，再看树下，是凋谢了一地的花瓣。此情此景，我还能说些什么呢，只恨那两天两夜的雨。

一连几天，我打不起精神，随着高考的一天天逼近，一直处于恍惚之中，最终名落孙山。

那件事一直在我心里深深地埋藏着，每到槐花飘香时节，我都要去江边，想找点什么呢。

石榴花

那年，我从酒厂调到书店工作，从一个酿酒工变成了卖书郎，身份的转换令朋友们羡慕，他们在祝贺的同时，还送给了我两件礼物，盆栽石榴便是其中的一件。

我原对养花不感兴趣，没想到朋友送给我的这盆石榴，刚进入五月就红火起来，放在写字台上很是醒目，便百般怜惜、千般呵护，这盆石榴成了我的精神寄托。

在花中，石榴算不上名门贵族，它实在无法与梅花争相斗艳，更没有梨花那般洁

白细腻，然而它却热热闹闹地开放着，成为点缀五月、颂扬劳动的花中之魁。正因为它是五月的象征，我便对它格外怜惜。工作之余，为它浇水、松土、施肥。夏天怕晒着，冬天怕冻着，晚上移回室内，白天移到室外，天天如此。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时，给它整枝修剪，换土施肥，在期盼中它便抽出了新枝。进入四月，枝头探出星星点点的红晕，继而渐渐变大，随着五月的一天来临，一个个椭圆形的小球，便由深绿色变成浅红色、深红，等到五月来临，枝头上便挂起了一盏盏红灯笼，一下子将五月渲染得火红热烈。

岁月不居，时光如流。一晃，那盆石榴陪伴我已有了二十多个春秋，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多年前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，因事而耽误了回家，待我第二天匆匆赶回来，看到被雪覆盖的石榴盆栽，心里一沉：完了，我心爱的石榴树！令人没想到的是，来年春天的一个早上，我正打算将它拔掉换成别的品种，突然发现它的枝条上有点点新绿，让我兴奋不已。

是呀，石榴花是劳动者之花，又何惧风雪呢？

栀子花

室外阳台上那盆栀子花盛开的时候，恰巧是妻子病愈出院回家之际。原想那株鲜活的生命早已不在，却没想到它依然是那么葳蕤，花香宜人。

多年前的初春，单位号召每名职工养

